

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王大华 佟雁 周丽清 申继亮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 采用自编的“老年人亲子支持问卷”、“老年人恩情感问卷”和已有量表,对来自4个省市的288名53~87岁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亲子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其中接受支持对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给予支持对老年人的自尊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

关键词 亲子支持,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分类号 B844.4

1 引言

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衡量指标。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1,2]。同时,老年人向子女提供支持是影响其晚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1]。这是因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可以提高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增强其与子女间进行支持互动的能力^[3]。亲子间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造成影响,这是许多研究已证明了的事实。对于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假设模型。一种为“主效果”模型,另一种为“缓冲器”模型。“主效果”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在于平时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心理健康^[4]。“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个体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3]。在这里,我们更倾向于“主效果”模型。因为,个体所处的应激状态相对于一般状态来说是一种特殊状态,但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所处的状态多为一般状态而非特殊状态。因此,研究日常生活中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主效果”模型更适合。

“主效果”模型指出,社会支持通过对个体心理状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在这里个体的心理状态是连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桥梁。但是“主效果”模型并没有对连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个体心理状态作探讨,仅仅是指出了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个体心理状态这一中介,至于哪些心理状态作为中介,“主效果”模型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综观以往文献,我们发现大部分文献也只是验证了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影响,没有探讨影响的内在机制,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既与社会支持有密切关系,又与心理健康紧密相关的个体的心理状态,对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

已有文献表明,自尊感和孤独感是与个体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都有密切关系的心理状态。前人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接受社会支持还是给予社会支持与个体的自尊感都有密切的关系。Sarason发现个体与他人的社会支持行为与其自我意象(Self-image)有密切的关系。拥有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有更积极的描述,而低社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的评价相对较低^[5]。Reissman发现,当人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肯定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会增强帮助给予者的自尊^[5]。此外,一些心理学家研究也发现,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都有密切关系。“心理不协调”理论(Theory of mental incongruity)认为,孤独感来源于个体人际关系的不协调。也就是指,个体所期待的人际关系与实际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不能匹配。丧偶人群之所以容易产生孤独体验,是因为他们丧失了重要的社会

收稿日期:2002-11-15

* 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资助。

通讯作者:申继亮, E-mail: jishen@bnu.edu.cn

关系,而导致期待与现实不能平衡。对丧偶人群的研究表明,个体获得越多的社会支持,则越容易从孤独的体验中摆脱出来^[6],由此说明社会支持可以减缓个体的孤独感。

对于中介变量的心理状态,我们除了探讨老年人的自尊感和孤独感外,还应该考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与亲子支持有关的老年人独特的心理状态。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孝”的国家,年老的父母非常渴望获得子女的孝顺,并且这种渴望的满足成为了老年人晚年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一旦需要获得了满足,老年人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这里我们称之为“恩情感”。Liu Lu 在分析中国家庭内部系统的运行规则时,曾提到过“恩情”这一概念^[7]。他指出,“恩情”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是与“依恋之情”和“责任感”共同支配家庭系统正常运行的规律。本研究在 Liu Lu 所提出的“恩情”概念的启发下,尝试性的对老年人的恩情感进行初步探索。我们把恩情感定义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老年人与成年子女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当老年人意识到子女在以某种方式报答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时,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本研究拟将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作为介于亲子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心理状态,探讨亲子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 方法

2.1 被试

288 名来自北京、沈阳、山西、湖北四省市的老年人参加了本研究。其中男 159 人,女 129 人;年龄范围:53~87 岁($M=65.07, SD=6.21$)。

2.2 研究工具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MUNSH)^[8]。用于测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由 23 个项目组成。项目的记分为,回答“否”记 1 分,回答“是”记 2 分。各项目的平均分数为幸福度得分,得分越高表明主观幸福感越强。分数范围为 1~2 分。例如,“我对生活特别满意。”本次测量的 Cronbach α 值为 0.91。

UCLA 孤独感量表^[8]。由 20 个项目组成。项

目采用四级频次记分,回答为“从未”、“很少”、“有时”、“一直”,分别记 1~4 分。把各项目的平均分作为孤独感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烈。例如,“您与周围人的关系和谐吗?”本次测量的 Cronbach α 值为 0.85。

自尊量表 SES^[8]。由 10 个项目组成。项目采用四级评分,根据项目的描述是否符合自身情况,回答“非常不符合”、“部分不符合”、“部分符合”、“非常符合”,分别记 1~4 分。把各项目的平均分作为自尊感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自尊感体验越强烈。例如,“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本次测量的 Cronbach α 值为 0.76。

自编恩情感问卷。测量老年人的恩情感体验。在对老年人访谈的基础上我们编制了老年人恩情感问卷。该问卷由 11 个项目组成。项目采用四级评分,根据项目的描述是否符合自身情况,回答“非常不符合”、“部分不符合”、“部分符合”、“非常符合”,分别记 1~4 分。把各项目的平均分作为恩情感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的恩情感体验越强烈。例如,“子女们经常以各种方式回报我对他们的养育之恩。”问卷的 Cronbach α 值为 0.88。

自编老年人亲子支持问卷。问卷由两个分问卷组成,分别为老年人接受成年子女社会支持问卷和老年人给予成年子女社会支持问卷。前者共 26 个项目,后者共 28 个项目。项目的记分,按照老年人接受或给予社会支持的频次,为“从未”、“很少”、“有时”、“经常”,分别对应 1~4 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例如,“我急需钱时子女会主动帮助我。”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接受支持问卷的 Cronbach α 值为 0.94,给予支持问卷的 Cronbach α 值为 0.91。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问卷的施测采用的是入户测试的方式。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数据采用 SPSS For Windows(10.0)和 Amos(4.01)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测量工具的基本数据

表 1 各量表的平均值(M)和标准差(SD)

主观幸福感	孤独感	自尊	恩情感	社会支持	
				接受支持	给予支持
1.706 ± 0.251	1.914 ± 0.445	3.321 ± 0.521	3.054 ± 0.678	2.888 ± 0.595	2.912 ± 0.505

3.2 老年人接受和给予子女的社会支持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的多元方差分析

对于老年人接受和给予成年子女社会支持行为,根据标准分小于-1,标准分数大于-1且小于1,标准分数大于1,将被试分为接受社会支持低、中、高组和给予社会支持低、中、高组。将老年人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作为因变量,接受和给予社会支持行为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接受和给予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4,$

$279) = 0.977, p = 0.469$;接受社会支持和给予社会支持主效应显著, $F(2, 279) = 10.574, p = 0.000, F(2, 279) = 4.767, p = 0.000$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接受社会支持行为,在自尊感和恩情感上,高社会支持组、中社会支持组、低社会支持组得分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在孤独感上,高社会支持组和中社会支持组得分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组;对于给予社会支持行为,在自尊感上,高社会支持组和中社会支持组得分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组。结果见表2。

表2 老年人接受和给予子女的社会支持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的多元方差分析

因变量	高组 (Mean)	中组 (Mean)	低组 (Mean)	$F(2, 279)$ 值	p 值
接受社会支持					
自尊感	3.410 ± 0.464	3.307 ± 0.560	3.059 ± 0.666	3.776	0.024 *
孤独感	1.707 ± 0.443	1.876 ± 0.436	2.055 ± 0.421	4.186	0.016 *
恩情感	3.447 ± 0.411	3.091 ± 0.503	2.248 ± 0.561	35.231	0.000 ***
给予社会支持					
自尊感	3.412 ± 0.444	3.338 ± 0.496	3.027 ± 0.629	4.716	0.010 **
孤独感	1.771 ± 0.440	1.970 ± 0.420	1.897 ± 0.532	2.327	0.099
恩情感	2.742 ± 0.752	2.998 ± 0.632	3.045 ± 0.792	2.557	0.079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3.3 老年人亲子支持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和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采用路径分析进一步分析老年人亲子支持行为

与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见图1和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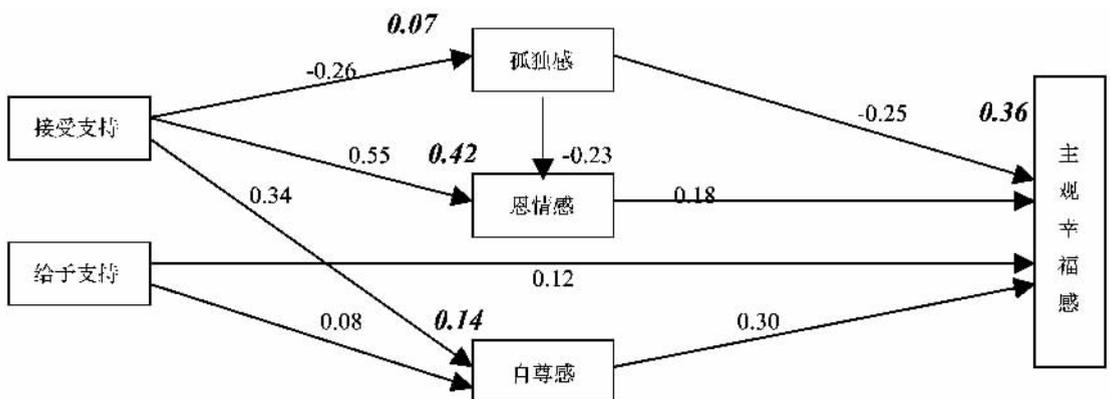


图1 老年人亲子支持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和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模型

表3 老年人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路径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数

χ^2	df	χ^2/df	CFI	NFI	TLI	IFI	RMSEA
4.124	2	2.062	0.995	0.991	0.965	0.996	0.061

图1显示,接受子女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它通过自尊感、孤独感和恩情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此外它还通过孤独感对恩情感

感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给予子女社会支持行为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但贡献率较小,仅为0.01。此外它通过自尊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接受子女社会支持通过孤独感、恩情感和自尊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0.28;给予子女社会支持通过自尊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0.03;亲子支持通过影响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进而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率为0.36,即36%的主

观幸福感的变异可以由亲子支持、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来解释。

4 讨论

4.1 亲子支持行为与老年人自尊感的关系

从本研究的多元方差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接受支持和给予支持在老年人自尊感上均存在显著的主效应, 即无论是接受支持还是给予支持, 高社会支持老年人的自尊感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的老年人。

对于接受社会支持与自尊感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 Rosser 的观点加以解释, 即拥有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有更积极的描述^[5]。因为, 接受社会支持的过程也可以看作为老年人调动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亲子支持代表老年人所能调动的资源, 高亲子支持意味着其能够调动相对多的社会资源, 这客观上就是对其能力的肯定。

对于给予社会支持与自尊感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 Coyne 的观点加以解释, 即社会支持给予者帮助他人的过程也就是将自身所拥有的能力、资源放置于更大的社会领域而供他人检验的过程^[9]。给予子女社会支持的过程, 也就是老年人帮助子女改善现有处境, 满足其需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老年人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获得了认可和肯定, 从而会产生自尊感体验。

4.2 亲子支持行为与老年人孤独感的关系

孤独感是指老年人感到与重要他人处于相互脱离或者不和谐的关系, 从而感到被疏远和轻视。本研究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接受支持在老年人孤独感上存在显著主效应, 即高社会支持老年人的孤独感显著低于低社会支持的老年人。这一结果证明了 Weiss 关于孤独与社会关系的观点^[6]。Weiss 指出孤独感体验来源于个体与外界的隔离, 加强并获得与他人亲密的社会联结可以帮助个体摆脱孤独。亲子支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老年人与亲密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高社会支持的老年人是与子女交往相对亲密的老年人。因此, 相对于与子女关系疏远的老年人, 与子女交往紧密的老年人的孤独感体验会相对少, 亲密感体验会相对多。

4.3 亲子支持行为与老年人恩情感的关系

恩情感是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老年人与成年子女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 当老年人意识到子女在以某种方式报答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时, 老年人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多元方差分析表

明, 接受支持在恩情感上具有显著的主效应, 即高社会支持老年人的恩情感水平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的老年人; 给予支持在恩情感上不存在显著主效应。

恩情感的体验来源于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子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体现为赡养父母, 孝顺父母, 在物质和精神上善待父母以使他们安度晚年。老年人接受子女社会支持的过程是子女为改善父母的生活质量而帮助他们, 此过程体现了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因此, 高社会支持的老年人比低社会支持的老年人会有更强烈的恩情感体验。从图 1 的路径分析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 亲子支持行为对老年人恩情感的解释率达到了 42%, 高于亲子支持行为对自尊感(14%)和孤独感(7%)的解释率。这一结果说明, 恩情感体验对老年人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的有重要的作用, 这可能是受我国重“孝”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4.4 亲子支持行为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从路径模型可以看出, 虽然给予子女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 但贡献率太小, 仅为 1%。因此我们认为亲子支持行为主要是通过影响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等心理状态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此结果基本支持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影响的“主效果”模型。从路径分析结果可知, 接受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产生作用, 而给予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自尊感产生作用。在亲子支持过程中, 无论是接受支持还是给予支持都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接受支持($R = 0.28$)比给予支持($R = 0.15$)的影响效用更大。这说明老年人更需要成年子女们的关怀。由于生理功能的下降, 老年人的适应能力下降, 因此更需要子女们给予帮助以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中, 社会支持、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为 36%, 此结果不算高。但我们知道, 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受多种因素, 如人格、生活事件等共同影响的变量。能够解释主观幸福感总体上 36% 的变异, 这足以说明社会支持、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意义。

5 结论

亲子支持通过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和恩情感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接受支持对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 给予支

持对老年人的自尊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老年人接受子女的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社会支持。

参 考 文 献

- 1 Chen X,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in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2000, 22 (1): 43 ~ 66.
- 2 Xue X. Happiness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mong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998, 1: 34 ~ 35.
(薛兴邦. 社区老人幸福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8, (1): 34 ~ 35)
- 3 Lee G R, Netzer J K.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1994, 56 (3): 559 ~ 566
- 4 Li Q. Social support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health. *Tianjin Social Science*, 1998, (1): 67 ~ 70.
(李强. 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 *天津社会科学*, 1998, (1):

67 ~ 70)

- 5 Sarason B, Sarason I, Pierce G. *Social support: An international view*.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0
- 6 Van Baarsen B. Theories on coping with loss;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on adjustment to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following a partner's death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2002, 57B: 33 ~ 42
- 7 Luo L. Social support, reciprocity, and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37 (5): 618 ~ 628
- 8 Wang X, Wang X, Ma H. Rating scales for mental health (1999 version). Beijing: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Press, 1999, sup: 86 ~ 88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增刊: 86 ~ 88)
- 9 Krause N, Shaw B A. Giving social support to oth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anges in self-esteem in late lif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2000, 55B (6): 323 ~ 333.

INNER-MECHANISMS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ang Dahua, Tong Yan, Zhou Liqing, Shen Jiliang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ocial support between old parent and adult child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The present study applied MUNSH Scale, UCLA Loneliness Scale, Parents-adult children Social Support Scale, Elderly Sense of Gratitude Scale and Self-esteem Scale to 288 participants from cities and countryside aged 53 ~ 87 years old.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support between old parent and adult child had effect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path of influencing their loneliness, self-esteem and sense of gratitude. The more social supports receiving from adult children, the lower loneliness level, and the higher self-esteem and sense of gratitude level. Moreover, giving social supports improved sense of gratitude level on elderly.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elderly, subjective well-being.